

杜聰明博士 120 周年誕辰紀念演講會

2013 年 8 月 16 日於台大醫學院

2013 年 8 月 19 日於高雄醫學大學

杜聰明的生活軼事與追思

杜武亮（杜聰明孫子，美國哈佛大學數學博士，美國塔夫茨大學數學系教授）

1. 家裡獎學金
2. 睡前說故事
3. 婚禮致辭多
4. 住院作媒人
5. 父母教不好

劉校長、杜董事長、各位演講者、教授、來賓：

我叫杜武亮，是杜聰明長子杜祖智的次子。我父親年輕時是高雄醫學院的教授，他對我說過，他是為了幫助他父親杜聰明，而在高雄醫學院服務。他今天不能參加這個紀念會，他是覺得很遺憾的。



1958 年
杜林麗珠、杜武亮、
杜武祥、杜武青在
高雄市前金區自強
二路高醫院長宿舍
的後院。

我從出生到十三歲都和祖父住一起。十三歲和父母出國，定居於美國和加拿大後，祖父也常來看我們。祖父去世那年，我三十三歲，所以可以說我一大半生跟他有接觸，受他影響很大。

1. 家裡獎學金

大家都知道，杜聰明在全台灣各大醫學院，設有杜聰明獎學金，鼓勵成績優秀的學生。你們不知道的是，他在家裡也設立一個獎學金，專門給孫子。家裡的獎學金和醫學院的獎學金一樣，如他所說的：「要頭名 cia wu (才有)。」我們三兄弟，小學時每學期都是全班第一名，他會給我們新台幣一百元。新台幣一百元在六十年代是很大的數目。我不知道怎樣花這種錢，就都存在銀行。



1963年
杜林麗珠、杜武祥、杜武青、杜武亮、杜聰明、杜林雙隨在山地門。

2. 睡前說故事

我小學時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祖父睡覺前，我會說故事給他聽。通常晚餐後，我媽媽會說：「阿公要睏啊，khi kong koo（去講故事）給阿公聽。」祖父最喜歡聽的是一個日本童話「たぬきじる」（狸貓湯）：古早古早以前，有一個老阿公和一個老阿媽。老阿公每天出去砍柴，老阿媽就在家裡做飯。有一天有一隻狡猾的狸貓，趁老阿公不在時，騙了老阿媽開門，把老阿媽殺了，煮成湯。然後變成老阿媽模樣，等老阿公回來，這狸貓騙他喝湯。老阿公喝了湯，說很好喝，但他注意到老阿媽怎麼有一條狸貓的尾巴，才知道受騙了。他殺了狸貓，煮成美味可口的狸貓湯。我不知祖父為什麼特別喜歡這個童話，是不是他把自己看成故事中的主人翁呢？有時為了避免單調，我會換個故事，講「ももたろうさん」（桃太郎）給祖父聽。有時我還沒講完，他已經睡著了。

後來有人說，你家怎麼跟別人顛倒，平常是小孩子睡覺前，大人說故事給小孩子聽。在我家是我說故事給祖父聽，讓他好好睡覺。我家就是這樣，和別人不太一樣。

3. 婚禮致辭多

我跟祖父住在一起，常常有禧餅吃，我也不覺得奇怪。現在想起來，才知道是很特別的。祖父桃李滿天下，



1939年孔洪達、郭清肅

有很多學生都是將來的醫生，是好對象，不少父母請他做媒人。一些學生也請他做證婚人。他這方面很熱心，做事有條有理，把每對他成全的新郎新娘編號碼，從1920年的第一號江景勤和容金院至1982年，共有216對。這216對裏面，有幾對是兩代的。譬如1939年的

第28號洪孔達和郭清肅結婚由他做介紹人，二十七年後，他們的第二代洪孟陽和董利惠結婚，又是他做介紹人。

各位來賓，您們今天能在這裏，說不定是杜聰明介紹您父母認識才產生的結果。我鼓勵您們等一下去翻翻他的回憶錄第204頁和言論集第四輯第174頁和第五輯第94頁，看看您爸爸媽媽的名字是不是在這216對裡面。這些書您們如果想要有一本，只要留姓名住址給杜聰明基金會，他們就會免費寄給您們。

最近我翻翻杜聰明言論集五集幾千頁的文章，包括他所有的婚禮致辭。他去了兩百多個婚禮，說了兩百多次致辭，我很佩服的是他每次的婚禮致辭都不一樣，總是會提到新郎新娘特殊之處。

4. 住院做媒人

1982年杜聰明九十歲時，我回台看他。他那時住院於台大醫院。他問我：「武亮，你有沒有女朋友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他說：「阿公會替你找一個。」我很驚訝地說：「您怎麼那麼神通廣大，住院也可以做媒人。」他說已經找到了。原來是台大醫院照顧他的女醫生。他說這位醫生年輕，照顧阿公照顧得非常好，而且他把這醫生的家庭背景都調查出來，對我說是很好的對象。他說：「這醫生明天下午兩點會來我病房，你那時也來，就可以恰巧跟她見面。」

1982年杜武亮、杜聰明、杜鄭寵兒在台大醫院918病房。



我那時沒有固定的工作，還想創造我的事業，不太想結婚。不過我順著他的意思，第二天下午到他病房，無意中碰到他的醫生。我對這醫生印象很好，不過也不能一見面就結婚。談情說愛、互相瞭解，起碼也要幾個禮拜。而我幾天後就要回美國，這件婚事也就不了了之。這是我所知道的我祖父做媒人唯一沒有成功的一次。他關心我的終身大事，使我非常感動，但我也慶幸沒變成他的第217號。

5. 父母教不好

1982年我回台灣時，已在哈佛得到理論數學博士，我哥哥武青在耶魯拿了應用物理博士，而我弟弟武祥在史丹福研究電腦。我爸爸因此很自傲，常跟他朋友說他的家庭教育方針，他說他實行自由主義——我們孩子想做什麼，他絕不干涉。我在台大醫院看祖父時，他問我我們三兄弟在美國做什麼，我照實說了。三十年來我沒有對任何人說我祖父的反應，今天我爸爸媽媽不能參加這個紀念會，我才有勇氣說我祖父那時說的一句話，他說：「pe7 bu2 ka liau bo5 ho2 (父母教的不好)。」我可以瞭解他的心情，幾個聰明伶俐的孫子，從小就每年全



班第一名，得杜聰明獎學金一百元，怎麼送去美國以後，不讀對人類社會最有貢獻的醫學，而去學其他東西，可見父母教導無方，沒有把孩子引導到醫學方面。我那時才知道，他因為沒人繼承衣鉢，覺得失望。

我知道在台灣，最優秀的學生通常都選醫學院為第一志願，這當然是很好的現象，在台灣看醫生，一定是碰到優秀的人才。我雖然在美國幾十年了，美國人還是

把我看成台灣人。我們台灣人在國外，願不願意，總是代表台灣。要使外國人看得起台灣，只是醫學做得尖端是不夠的。台灣人在各方面，醫學、科學、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體育，都需要有傑出的表現。其實我祖父也接受了我的選擇，他鼓勵我既然已走了這條路，就要在本行努力，另創新峰。我身在異鄉，可是心在台灣，希望台灣國康民富，自由民主，在各方面都能得到國際的肯定，我想跟大家為台灣共同創造出一個輝煌燦爛的將來。